

日一十三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期三

學 匯

第四百五十期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譯) 其第二期在十月十五號出版

本 期 目 錄

麵包略取	克魯泡特金著	老梅轉譯
無政府和孔子	老梅	
地獄靈魂記	索非	
革命家的人生觀	春台	
廣	張仲葛	
希臘哲學概觀	之嘉	
國粹的無政府學案	觀島編	修五演
贈仲葛弟	心美	
一生	莫泊三著	燒紅譯

麵包畧取

第二章 萬人之安樂

(續)

克魯泡特金著
老梅轉譯

不僅是這個，握有資本的人們，因為減少貨物的產額，不斷地制限生產，從來單供富者食膳的美味，不入一般平民的口，所以寧投棄積蓄的牡蠣於海中，這樣的事情，更不用說了，又極大的奢侈品——家具，食品，其他種種——也和那牡蠣一樣看待，這也不用說，我們單記着極必要的物品生產，如何被制限，就夠了。試看呵！多數的坑夫們，日日採掘煤炭，準備且希望送到慄慄寒氣的人們那裏，然而他們人數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一星期被禁止三日以上的勞動，是常有的，這是甚麼緣故呢？實是因為保持煤炭的價格，幾千的織物織工，也被停止運轉其織機，縱令他們的妻兒，身纏百結襪衣，歐洲人口四分之一三幾乎穿不着像衣服的東西，這些事一點也沒入管內。

幾百鍊礦，幾千工場，時時休業，其他業務，被減少到半分。不問那一個文明國裏，儘有不得求業務，及不許願意勞動的人口，常達到二百萬內外。

試想呵！此等幾百萬人們，或閉擊元蕪，或化瘠地爲沃土，因為想得多收納，如能得勞動，他們該怎樣地喜歡呢？現今「一省加」地僅能產八「布雪爾」內的麥，像法國內部的乾土，只要方法得宜，用一年間的勞動，較幾乎可以五倍其生產，這是確實的。然而這樣對於礦產業，就勞動勉去開拓的人，現今常因為不得職業，只好空拱兩手，這實在因為那些土地，礦山，工場的所有主，把他們的資本——第一由着社會公共盜奪來的——寧投於土耳其，埃及的公債，或投於巴達哥尼亞的金礦，而使埃及農夫，意大利流民，中國苦力作爲他們的工錢奴隸而然的。

這般，現時的生產，有直接且故意地受限制的甚至更有間接且非故意地受限制的，這完全由於因最無用的事物，以及單滿足富者如心妄想的事物，而空費人們勞力而生的。

富，受間接限制到如何程度呢？或用於生產的精力，特別可用於生產機械設備的精力，濫費到如何程度呢？這固然不能用數字算出，但看呵！歐洲，爲軍備投莫大的金額，其目的單在攫取市場的霸權，而使其自己的商業旗，益發展於鄰土，使在國內更容易掠奪，又年年還交付數百萬金於各種官吏，這些官吏的職務，不過是單扶持能操縱國民經濟活動的少數者權利——換一句話講，就是少數富豪的權利，又那些法官，監獄，警察及其他所謂正義東西的附屬物，數百萬金，也因而費用了——這完全便費於無用的東西。何以呢？試看現時大都市，只要貧乏少少緩和，罪惡便因之顯明地減少，是吾人所熟知的，此外的用印刷的方法，宣傳毒言邪說，且依甲派或乙派的利害，及

某政治家，或某公司掠奪者們的利害，更弘布合宜的新聞，因此也費用數百萬金，拿這些看起來，不也思過半了麼？

然而，我們還要把這些以上，這些以外，更明白浪費了的勞力，加入計算才行。例如保有富業的馬廐，狗舍，從者等的事情，引誘實際社會的新奇流行，助長俗衆惡趣味的事情，又一面強使消費者買不要緊的東西，或依誇大的吹噓賣劣等實的事情。算來這般的浪費，我們真個的財富，應該加倍的。或我們的製造所，工場，備許多的機械，而使現時國民至三分之二苦於缺乏之物品，即可充滿於店中了。實際在現今組織下邊，各國生產者四分之一，一年裏邊，總有三四個月失業辦手的。就分不到半數，而據乎那四分之一的勞動結果，單不過作富豪的娛樂即公共的掠奪罷了！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梅

古語云：「生相憐，死相捐。」兩言形容原始社會的人情，可謂簡而盡，老安少懷，可以說是「少憐老，老憐少。」也可以說，「老憐老，老者相安，少憐少，少者相懷。」朋友信之，是中年人相親相憐的根本意，古人說：「得一知己，死可無恨。」知己就是同心合意，互相親信到十二分，不但好處能互相了解，請處也能互相原諒，如管子謂鮑叔爲知己，因為貧時欺鮑叔，鮑叔也很原諒他，知道他因為貧而欺己，不是出於他的本意，這才算到「信」字的極端了，但說到因貧失信於朋友，失信於社會，在現今是更多的了！求如鮑叔能相親的很少，這仍歸到社會經濟問題上了。假使將來社會，共同生產，共同用產，有福同享，有禍同受；自然無富無貧，無爭無說；只有愛憐，並無憎惡。那裏還用時着拿欺詐手段，去對待朋友；然後再求他原諒的曲折呢？「死相捐」的道理，雖不在這章書內，但拿孔子的思想變說

，他原是主張厚葬的，到後來作王制，便主張薄葬，薄葬就是死相捐的說法，人只要生時互相憐愛，不使一人有飢寒的困苦，死了雖葬屍原野，無人去管，也不要緊的，這些話好像很尋常，很無意味似的。若仔細研究，真不容易作到，試看如今世界人類的狀況，却有許多地方和這相反的。正是生不相憐，死似乎又不相捐，無論甚麼文明國士，到處都會聽見啼飢號寒的老者少者，農人辛苦半生，耕田種粟，以養軍家，一到筋力衰弱的老境，除了有孝順兒子的，或能養活他，不然，便要受凍受餓，也無人過問一聲，說這老者狠可憐，大家應該公養公安他；簡直是少有的事。工人也是一樣，甚至資本家，不憐他們的勞苦工作，反讓我們爲衣食不繼家小生養的緣故，有要求加薪的運動，用極野蠻的手段對待他們，世界到處都有慘殺工人事件，不相憐可謂「到家」了。然而對於老死的工人，或者賞一口棺材，爲獎勵其餘工人的勞心勞力的人們，平日非常畏忌，用許多方法去殘害他們的生命，毫無憐才愛賢的意思，一旦這些人們死了。他們！政府！却會替他們開追悼會，立紀念碑，鑄銅像，議恤恤，才真是生不相憐死不相捐哩！如列寧政府對於克翁之死舉行國葬，並爲他立圖書館，生前却聽他辦老命在窮鄉著書，也不去周濟，且狠妨害他的言行，不是明證麼？所以孔子老安少懷朋友信，單說到生前人類相憐愛的情況，不提死後，也可以說是以世享樂主義！地上天國。老者大家安他，少者大家懷他，朋友大家相信，只有一團和氣，絕無半點怨言，非無政府社會而何？且子路商淵都說出兩字，孔子不說，乃是不單空願，且要實行的，情平沒有作到，這正是後人應該努力的地方呵！

（本節以完，全體未完）

地獄還魂記

（二十八續）

索 非

我既這麼着想，於是就隨隨便便的對他說：

「很好，正合式——要多少錢？」

「三塊八毛錢。」

「哦！我想這樣一件衣服，決化不了三塊多錢，他一定從中措了少少油去（上海俗語稱於中得利爲「措油」）；但我想：自己的生命尚且難保，身外物管他幹麼，於是就笑着對他說：

「很好，賤得很，謝謝你多勞心！」

「不要緊，不要緊。」他說着，走出去了。

那時，大概是四點鐘了，這屋子裏又換了一班站崗的兵；那兵士

一走進來，還沒坐定，就對我說：

「今天你要到軍法處了，先生。」

「哦！真的嗎？」

「真的，現在正在繕寫移送公文哩。」

「什麼時候去？」

「大概三四點鐘的時候吧。」

「吓！我心裏懸着。」

「不要怕，先生，那邊的看守長是南方人，爲人很好的；你到了那裏，有什麼事，有什麼話，儘可以同他說，他能替你辦到；還有一位姓到的馬弁，那人更好了，他們倆實在一對好人！」他安慰我。

「吓！你怎麼知道的？」

「因爲我從前曾在那邊站崗，常看見他們善待罪犯們的情形。」

「他們那裏……」我正要問問那邊過室的實況，忽然來了一

個軍官(許是下級軍官)站在門口，指着我問說：

「就是他嗎？」

兩個站崗的兵士立刻站起來向他行了一個敬禮，回答說：

「就是。」

「起來！走！」他向我發了這道命令。

我知道移送軍法處的時候到了，於是只得站起身來，走到門口；那時，他們的會計員來了，他交給我十一塊大洋，一毛錢，八張每紙當二十枚的銅子票，還有些散碎銅子，我接過來，問說：

「還有呢？」

「你買了棉袍……」

「不，還有別的東西。」

「吓！那個少不了，一塊兒為你送過去。」

爾英站在旁邊，我想起來他那句「罪犯……臨走的時候，隨便給我些錢」的話了，於是我除了大洋以外，把所有的毛錢，銅子票，銅子，通統給了他，對他說：

「爾英，你拿去買本書念念。」

「謝謝，先生！」他立刻現着愉快的神色。

我的腳踝上垂着這麼笨重的鐵鍊，自然要「步履維艱」起來；跟着他們走了半天，才到大門口，而且那鍊在腳踝上來回磨擦，實在感到難受；於是我對他們說：

「走不動，怎麼辦呢？」

爾英跟在後頭，他聽見我說了這話，搶着說：

「我於你雇洋車去。」

「可是我現在沒有散碎的銅子了。」我說。

「不要緊，我有。」他說着，如飛的跑了出去；不一會，洋車雇來了，我就坐上，一齊向軍法處進發。回頭看看爾英，還站在門前望着我哩！

(本節完，全文未完)

革命家的人生觀

(續) 春 台

總之，革命家認爲了人類所具有活動的東西，是要盡量的活動的，越是活動的最高點，人生越有興趣，越是活動的最健全，人生越有發展，所以人生觀在革命家看來，是最顯明的將「人」與「生」表演的盡致，既然要表演盡致，那末，我們人類的手足，腦筋，感情，意志，理智的東西，各於可能範圍內，有相當的發展，只有於此不斷的完全的活動下去，人生意義與價值，自有新的真使命了。

站在這樣人生觀的火線上的革命家，去做革命的事業，那末現社會照片式的人生，將有宣告死刑的日子了。

理想的人生，在革命熱烈的奮鬥之最後一幕，將有簇新的活躍騰騰了。

人類化的革命家也只是人類革命分子中的一員，並沒有什麼偉大人物的頭銜，在做什麼首領。

多麼明白的人生觀，很難相信在那學者們的口里弄出來，惟有這樣不是我生觀，你生觀，他生觀，以及什麼我，你，他的死觀，而是老實的人生觀，這樣的人生觀，即是革命家革命觀。

三八，一二，三〇，脫稿。

鷹

張仲葛

鷹朋友，鷹朋友，

我要問問你，

你的嘴爲甚麼這樣銳利？

你的毛爲甚麼這樣美麗？

你見了別的動物爲甚麼要害他？

人說：

你是自殘同類的動物，

又說你沒有仁愛的心，

因爲你不仁愛，自殘同類，

所以你的朋友都不同你和好。

希臘哲學概觀

(續) 之嘉

(二) 辯證

否認雜多 變動

(澤氏生於紀元前五世紀之初，是巴彌匿智的高足弟子，與師同鄉，據柏拉圖記載，澤氏年少於師二十五歲。)

澤氏的論旨，表面上是積極的力證師說，其實從消極方面反對立論。他在「英黎亞」學派裏邊，算是最有辯論方法的哲學家，所以亞利士多德推他爲辯論的始祖，其實論理的種子，已光耀於巴彌匿智。『有』無之辯；所謂『實有』恒常不變，無過去未來，唯有不生不滅，無始無終的現在，即同一律 (Law of identity)。非有者無有，即矛盾律 (Law of Contradiction)。有外無有，即不容問律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

辯證論點，可分爲二：一方面否認雜多，一方面否認變動，用辯證法，分析討論，得到的結論，『多』與『動』兩個觀念，發現出自相矛盾之處，所以說『多』與『動』不能成立；宇宙的本體，還是『一』與『靜』，所以他不贊同宇宙萬有都成於無數小點；他對於雜多的辯論有二條，分

例於左：

(一) 吾人試中分一物，把所餘的一半，再來中分，逐層分列，以至無窮；要是線成於點積，線上之點，必然無窮，假設有大有線長無窮，如點無大，線小不可思議，彼此自知點積不可設想。正如莊子所謂『一尺之棰，日去其半，萬世不竭。』

(二) 若點有大，加一點可使線長，減一點可使線短，點若無大，加減自然沒有變動；比方加減沒有變動，那麼就絕不成什麼問題。

他對於變動論法有四條如左：

(一) 假設有一定的距離，一物要從甲點達到乙點，必先要經過甲乙兩點間的中央點丙，要達到此丙點，又必先經過甲丙兩點間的中央點丁，要達到丁點，又不能不先經過甲丁兩點間的中央點戊……那麼自甲點達到乙點，經過中央點多之不可思議；但每經過一個中央點，必有若干刹那停留，換一句話說：即有不可思議之多的停留，所以可說未曾動。

(二) 於無定的距離，韋駄天，Achilles 趕不上烏龜；韋駄天古代善跑路的，烏龜走法是頂笨不過的；比方烏龜與韋駄天賽跑，烏龜先於韋駄天一步，韋駄天到底就趕不上烏龜；試看以下的論解：

韋駄天占甲處，烏龜占在乙處，甲乙兩點，相差一步；烏龜的速率，僅爲韋駄天的百分之一，烏龜從乙點出發，韋駄天從甲點出發，韋駄天跑到乙點時候，他已跑了甲點與乙點之距離的百分之一到了丙點，韋駄天從乙點達到丙點的時候，龜又跑了乙點與丙點之距離的百分之一到了丁點，韋駄天從丙點達到丁點的時候，龜又跑了丙點與丁點距離的百分之一到了戊點

……任他草駭天炮的快，到了是個趕不着，所以每經過一點，總是草駭天落後。

(三)飛矢不動，即如自發以矢至達到目的，其間必需若干時間，分配起來，矢在空間每行極微一點，必於時間上也需極微一時。每需極微一時，即為停留；那麼經過幾多不可設想的小點，即停留幾多不可設想的刹那，停留幾多的刹那，自然不能是動。

(四)比方有甲乙丙三種東西，甲是不動，乙丙二者相向進發，乙經過丙，甲丙經過乙，較之乙丙經過不動的甲，看來速率要快一倍。這個動量全是由比較來的，因為主觀不同，所看的動量，也就各異，所以他說動量並非真的實有，乃是個人一種主觀的現象。

這是濶諾思想的大概。

德黎以「水」為萬物原素，亞諾支曼以宇宙成於「無限」，亞諾支曼尼以「空氣」為萬物本原，額拉吉來圖以「火」為萬物變化根本動力，畢達哥拉士以萬物成於「數」，到了英黎亞學派，又說「實有」為宇宙萬有之本；總之自德黎以至巴細匿智，單元論發展，就算達到極點，所以多元的動機，應時產生。奄拔露黎是主張多元論的牛鋒。

(第四章完)

國粹的無政府學案

(續) 觀鳥編 修五演

戊，長生與自殺論

『孟孫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祈不死，(祈晉祈水也)可乎？」曰：「理無不死，以祈久生；可乎？」曰：「無理久生；生非貴

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久生可以多吃飯多穿衣)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時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經過)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人生的趣味，不過如此；百年是一日之積，一日之樂趣，與百年之樂趣等，人一生的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耶，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苦耶，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問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磨而任之，究(窮也)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磨(磨自然也)而任之；究(窮也)其所欲(往也)以放(至也)於靈，無不磨；無不仕，何遽遲遲於其間乎？」楊子的學說，是最中道的現世主義；不求長生，也不求速死；聽其自然，真是大中至正的極則。但是人既生存，就不能不養生；所以袁子才的詩，說是：「送生未可必，樂生常有餘，似乎未死前，我法當如是；若為子孫謀，真是蝨公愚！」就是楊子的現世主義，仙家的長生，佛家的不死；楊氏不惟不欣羨；反覺得是苦事；至於自殺派的悲觀哲學，楊氏也不取。楊子學說，乃是完全樂天樂生主義，大同世的妙道。

己，治天下原理論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這是楊子的大同經濟學，合於現在的人所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各取價值」的定理。所以人皆為堯舜，就不須有堯舜來治

總是異夢尋；衆生皆成佛，不須更有佛乘度；總是異感佛。人人不用損一毛，人人自立；這慈悲善家解手成足無頭顱額似的忙甚麼？朱海庵大學序上說：「人人知其性分之所固有，咸分之所當爲。」不料想還是代楊子經濟學說下注解啊！

現在社會中所謂「慈善」，不過「虎口裏的餘瀝」便了；現在所謂「慈善大器」，不過如莊子所謂「癩」便了；現在所謂「天仙佛」，不過如康南海所謂「作苦工」便了。大同世法，沒有一個能教人度人利人的，也沒有一個被人所教所利所度的；「能」所「所」兩字，纔是真正平等呢？到這個境界，聖人仙佛都可以息肩罷；譬如並沒有「一個受創傷的，雖有良藥，也可以不用了。」

楊子稱贊伯成子高爲什麼？因爲他是「工主義，日食其力；不求度人的緣故。南海康氏說：『大同世佛不出家』，人人都能自立，就是極地上天國；也不必他求。」孟子說：『治八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自然是小康世法，不能與大同法並論的。

「秦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論。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汝也）肌膚，獲黃金石，若汝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察也）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則尹；則子言當矣。』（附尹之教貴身而賤物）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往日由大同上而於極，分爲兩派：「一是消極派，主張自食其力，乃是真理之極致，一是積極派，主張干涉，傳播乃是過渡的

學 雜

方便。楊子專主真理派，不主干涉派；就真理上說，雖是一毛決不可損；因爲拔一毛就不是大同的境界；無論誰所受的都各人自損個性自立的人格。許行的「並耕」，陳仲子的「餓廩」，都是自食其力，流傳後世；爲獨行傳中的人物。（未完）

贈仲葛弟

心 美

小弟弟，
要努力，
文藝之園，
任你遊息，
要自己創作，
不要做他人的奴隸，
不要做貴族的裝飾品，
要替被壓迫的民衆奉出氣。

一生

（續）
莫泊三著
曉紅譯

他們於是到他頭上散步去看來來往往的船，他們進到飯店裏吃飯，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吃下去，盤碟上不上時候他們都用小酒杯，注向眼睛互相看有使沒有動又拿去了。

他們現在慢慢的回學校去。各樣年紀的孩子們從四方到來，被他們的家人或僕人呼着。他們許多都是哭着。

約翰長長的擁抱起小保羅來，利申姑母只是守在後邊，她的臉龐在她的手巾裏頭。男爵，不知怎麼樣，他也大受感動，截斷告別拉着他的女孩子就走了。他們上了火車在黑暗之中回到「楊園」，沉默被偶爾響鳴咽所打破了。

約翰下一天嘔哭了一天，而且每逢坐看四輪馬車到哈浮之後的那天便嘔哭一天。小保羅似乎已經變得安心於離別了。因為在他的生活上他現在第一次有了玩耍的伴侶，在他聯絡他們的焦心上他的母親的時候他簡直還能在他的擔子上坐着。他每天自己都繼續着她的訪問，星期日便接他回家。學校一直聚集到遊戲時候她自己便不知道該做什麼了，她只是在應接室裏坐着，沒有力量或是勇氣遠離了學校。管理員傳出話來教她到他的辦公室去。不要這麼屢屢的來。她不注意他的要求。他所以警戒她何或她要继续着阻碍他兒子的常時遊戲，強迫他沒有事務的變更去做事，他們便要打發他回家去，男爵也被通告了同樣的旨旨。她因此任「楊園」被防守得像個囚犯一般。

她變得躁動而煩悶了，一天價在村裏逛，只有瑪沙克做伴，她一面散步一面夢想着，有時便坐一午後，從懸崖上望着海面；又有些時候便從林中步下易泊，在她往日散步的「繞」她的那記憶的地上走着，她是個小姑娘，被「的」夢想拖着，走過這同樣的小路的時候——多少年前——即是多少年前了。

小保羅在學校裏不很用功；他在第四班裏住了二年。第二年的功課只可將就，他幾升了第二班，所以他二十歲的時候還學修辭呢。

他如今是一個高大漂亮的少年了，長着毛絨絨的鬍子和微微印出的皺紋。他如今每個星期日回「楊園」來，騎着馬走兩點鐘，他的母親，利申姑母和男爵老早便動身出去接他。

雖然他比他的母親高了一頭，時常待他彷彿是個小孩子似的，他晚上回學校的時候總要焦躁着囑咐他不要走得太太了，想念着他可憐的母親，倘或有什麼事出現了時便要割斷他的心呢。

一天星期六早晨，接到保羅的一封信，說因為有些朋友準備了一個出遊已經進進他去的緣故下。天他是不回家去了。她星期日焦焦躁

看難過了一天，彷彿他怕什麼災禍似的，到了星期四日，因為她再不能忍耐了，她起身到哈浮去。

她似乎是改變了，她却又不能用什麼方法說了出來。他顯得很興奮的，他的聲音也沈重得多了。忽然，彷彿這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似的，他說道：「我說，母親，你今天來了這樣的久，我要告訴你下一個星期日我是不到「楊園」去了，因為我們又要出遊。」

她很是驚訝，沒有了呼吸，好像他已經報告他要離別了到亞美利加去了。後來，他定了定神，她說道：「哦，小保羅，你有什麼事？告訴我我要做什麼。」

他便大笑起來，親了他一個嘴，答道：「怎麼，沒有事，沒有事，媽媽。我要同我的朋友們及時行樂；我正是那種年紀。」

她沒有可說的話，但是這獨自個到車上的時候各種念頭都湧現到她的中心。她再也想不起他，她同小保羅，她往日的小保羅來了。她第一次覺着他長成人了，他再也不屬於她，他不用老人們打攪他。已要過他的生活去了。她似乎覺得一天已經把他給改變了，這可是她的兒子，她那幫助她復植青海苔時可憐的小孩子，這個大鬍鬚的大孩子有了他自己的意志了！

打了三個月保羅只是偶爾的回家一次，時常似乎不耐煩便又走了，每一次晚上總是尋法要早一點睡便跑了，約翰很是驚慌，男爵却安慰她，說道：「讓他去吧；孩子是二十歲年紀了。」

一天早晨，不知怎麼樣，一個老人，穿得很窮用，德法語間訊「Madame la Vicomtesse」許多禮節的鞠躬之後，他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一個破爛的皮夾來，說道：「Che un beiti baster bour fous。」揭開他便遞給她一張油膩的紙。她讀了又讀，看了一看猶太人，又讀了一遍，繞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未完)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份

第二十二册

編輯者 學滙編輯部

發行者 國風日報社

北京魏染胡同

印刷者 永華印刷局

宣外茶食胡同
電南四九一八



目		價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每月一册
三圓三角	一圓七角	三角

(郵費加二)

國風日報

社址：北京馬市大街魏染胡同

三大特色：

- (1) 世界消息的總匯；
- (2) 政治革命的健兒；
- (3) 社會運動的先鋒。

三種附刊：

- (1) 學滙；
- (2) 狂感週刊；
- (3) 世界語週刊。

定報章程：

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

北京
電話：970

